

金蓮正宗記序

道無終始 教有後先 或曰 道與教不同乎 曰 不同 湛寂
真常道也 傳法度人教也 道之為體 雖經無數劫 未嘗少變 教
之為用 有時而廢 有時而興 或曰 教之興也 自何而始 曰
軒轅黃帝鑄鼎之後 乘火龍而飛升太虛 然後知有長生久視之說
雖有其說 知而行之者七十二人而已 下逮殷王武丁之世 老君示
現於瀨陽 東臨魏關 西度流沙 演化者九百九十六歲 乃跨白鹿
昇蒼檜 超碧落 遊玉京 雖有如此顯異 而人猶顏頂而未知信
向也 及漢天師張靜應之出世也 親受正一法錄 戰鬼獄而為福庭
度道士而為祭酒 其教甚盛 化行四海 繼之以寇 昊 杜 葉
祛妖馘祟 集福禳災 佐國救民 代天行化 歷數十世 宮觀如
林 帝王崇奉 及正和之後 林天師屢出神變 天子信向 法教方
興 而性命之說猶為沉滯而未之究也 及炎宋之訖錄 挺生重陽
再弘法教 專為性命之說 普化三州 同歸五會 以金蓮居其首
東遊海上 度者七人 以柔弱謙下為表 以清靜虛無為內 以九還
七返為實 以千變萬化為權 更其名曰全真 易其衣而納甲 逮我

金蓮正宗記卷之一

清微藏書閣

長春子邱神仙受皇帝之宣 應陰山之聘 勸之以臧酒色 戒之以少
殺戮 一言愷切 萬國生春 救億兆於鼎鑕刀鋸之間 人心歸向者
如百川赴海而莫之能禦也 牧豎堯童咸知稽首 東夷西戎皆詠步
虛 家家談道德之風 處處講希夷之說 懶衣髦髻雲連乎道路之間
琳宇瑤壇星布乎山澤之下 自軒轅以來 教門弘盛未有如今日者
是教也 源於東華 流於重陽 派於長春 而今而後滔滔溢溢
未可得而知其極也 故作 金蓮正宗記 時太歲辛丑平水長春壺天
述

金蓮正宗記卷之一

東華帝君

帝君姓王氏 字玄甫 道號東華子 生有奇表 幼慕真風 白
雲上真見而愛之曰 天上謫仙人也 乃引之入山 授之以青符玉篆
金科靈文 大丹秘訣 周天火候青龍劍法 先生得之 拳拳服膺
三年精心 盡得其妙 遂退居於崑箭山煙霞洞 頤神養浩 久之
結草庵以自居 篆其額曰東華觀 韜光晦邊百有餘年 而人未之知
也 後徙居代州五臺之陽山中 今有紫府洞天 山下有道人縣 在

人間數百歲 殊無衰老之容 開闡玄宗 發揮妙蘊 陰功濟物 玄
德動天 故天真賜號曰東華帝君 又曰 紫府少陽君 授度門人正
陽真人鍾離雲房 嗣弘法教 所有聖遠不能具述 全真之道 由此
濫觴 故立之以為全真第一祖也

賢曰 帝君之仙名如此其赫煥 道價如此其高大 何故不見犯
於 漢史 鄉里世族 年代行藏如此其點暗也 僕應之曰 仙道多
隱 非垂世立教之急務 故史官滅裂逸漏而不書 兼儒家之所惡言
者也 年歲深遠 碑刻泯滅 由是不得而詳焉 且兩漢四百年間
幽人隱士不可勝計 豈數千快故紙能盡錄之乎 且全真之道醞釀久
矣 自太上傳之於金母 金母傳之於白雲 白雲傳之於帝君 天其
意者 將以此一枝大教付於若人 豈草草學者之所能負荷哉 鈴自
紅霞丹景中精選其可以為群仙領袖者 然後挺於下方 其初降也
豈無奇蹤異跡 輝天晃地者哉 蓋隱而不錄 史官之忌也 故於傳
尾諄諄而明言之 庶幾學者讀之有所歸過焉 詩云

隱隱龍樓靄瑞霞 風流紫府少陽家
崑崙高聳光千丈 初放全真第一花

金蓮正宗記 卷之一

清微藏書閣

正陽鍾離真人

謹按 廬山金泉觀記 云 曾祖諱朴 祖諱守道 父諱源 當

後漢末年 皆據要津 有功於國 世濟其美 先生諱權字雲房 號

正陽子 京兆咸陽人也 少工文學 尤喜草聖 身長八尺七寸 髯

過臍下 目有神光 仕至左諫議大夫 因表李堅邊事不當 謫為南

康知軍 漢滅之後 復仕於晉 及武帝時 與偏將周處同領兵事

屢出征討 已而失利 逃於亂山 不知所往 偶見老氏者流 問而

不語 但舉手而指東南 公遽往焉 行六七里 峰巒峭拔 松梧參

差 中有樓閣金碧炫懼 二青衣應門而立 揖而問曰 此何方也

對曰 紫府少陽君之所居 東華帝君之別業也 吾師侯君久矣 遂

延入館中 拜見帝君 方談笑間 童子報云 客仙至矣 帝君出門

迎三仙客 鍾離自牖窺之 見一仙人身長八尺 青衣練帶 草履雲

冠 神目如電 堂堂乎哉 次一人素袍大袖 結於頸後 橫握鐵笛

次一人容貌魁梧 挂絳紅袍 頂華陽巾 跨蒼毛虎 橫按竿杖

遂邀三仙入於別館 進酒果肴 撰語笑誼 謹聞於館外 青衣曰

多少紅塵客 何由到此來 洞門無鎖鑰 今日為誰開 眾仙皆笑

曰昔為鐵衣子 今逢達道人 又云 奈何壯士侵莊上耶 鐵笛仙
曰紫府少陽家 龍樓靄瑞霞 滿斟千日酒 常阮四時花 跨虎仙
曰親指蓬萊路 何須更問津 神仙知有分 幸矣拜高真 帝君答
曰偉矣青雲器 相逢一解顏 丹臺元有籍 聊謫在人間 眾仙皆
醉 命駕言歸 帝君送之 各跨鸞鳳冉冉而入於雲中 帝君遂回
復與鍾離談玄終日 情愛深密 甚於素交 遂授之以赤符玉篆 金
科靈文 大丹秘訣 周天火候 青龍劍法 公服膺受教 一聞千悟
既盡其妙 辭而下山 椎髻布衣 積行救人 調神鍊氣 變化無
常 至唐文宗開成年間 因遊廬山 遇呂公洞賓 授以天遁劍法
自稱天下都散漢 後隱居於晉之羊角山 天真賜號曰太極左宮保生
真人 曾於邢州開元寺觀音殿後題詩二絕 筆勢飄逸 有龍飛之狀
其詩曰
得道真仙不易逢 幾時歸去願相從
自言居處連滄海 別是蓬萊第一峰
又云
莫厭追歡語笑頻 尋思離亂可傷神

金蓮正宗記 卷之一

清微藏書閣

閒來屈指從頭數 得到清平有幾人
宋朝劉從廣於皇祐四年九月九日立石刊勒 又有頌云 見錢如
患真仙子 遇色如儼大丈夫 養氣氣如龜喘息 煉形形似鶴肌膚
生我之門死我戶 幾箇惺惺幾箇悟 夜來鐵漢細尋思 長生不死由
人做 又撰 真仙傳道集 泊 靈寶畢法 授於呂公 言天地造化
陰陽交泰內丹養命之道 秘於玄都寶藏 以為萬世龜鏡 此後復歷
廬山 登三級紅樓 冉冉而昇空矣 乃五月二十日
贊曰 道不可以虛妄得 仙不可以詐偽成 惟貴夫真功實行也
觀正陽子之未遇 但鐵衣武夫耳 及其拜東華帝君之後 分玉篆
以通天 按金科而動地 鑄劍而青龍入匣 燒丹而紫鳳朝元 養氣
而喘息如龜 煉形而肌膚似鶴 自漢歷唐五百餘歲 止度一純陽老
仙而已 甚矣哉 人之難化也 乃遊廬山 登三級紅樓 冉冉然飛
上太虛 自爾以來 全真教法漸有綸緒 故可以為金蓮正宗第二祖
也 詩云

鐵笛曾聞跨虎仙 金丹親向帝君傳
臨行付與純陽子 三級紅樓上碧天

純陽呂真人

謹按 岳州青羊觀石壁記 云 曾祖諱景 仕至翰林學士 金
紫光祿大夫 祖諱獻 位至河南府尹 父諱渭 禮部尚書 先生諱
巖字洞賓 蒲州蒲坂永樂人也 唐德宗興元十四年丙子四月十四日
生於林禽樹下 至唐文宗開成元年丁酉歲擢進士第 年二十有二歲
也 龍姿鳳目 鬢眉疏秀 美鬚髯 金水之相 頂華陽巾 服逍遙
衣 狀貌類張子房 太史公之為人 後任五峰廬山縣令 因暇日遊
廬山之勝跡 偶與正陽先生相遇 一話一言之間 心與心契密 受
大道天遁劍法 龍虎金丹秘文 賜號純陽子 由是之後 休官棄爵
專心向道 師資膠漆 未嘗暫離 俄而之間 仙人數輩特邀先生
東赴蓬萊之會 呂公泣下 拜啟師真 雲車東邁 何日言歸 遂以
詩禱之曰

功滿來來際會難 又聞東去幸仙壇
杖頭春色一壺酒 頂上雲鑽五嶽冠
飲海龜兒人不識 燒丹符子鬼難看
先生去後身須老 乞與貧儒換骨丹

金蓮正宗記 卷之一

清微藏書閣

正陽答云

金丹一粒定長生 須向真鉛鍊甲庚
火取南方赤鳳髓 水求北海黑龜精
鼎鑽四季中央合 藥運三元八卦行
齋戒與君成九轉 一丸入腹鬼神驚

詩畢遂去

自是之後 呂公隱於市崖 或貨丹而救疾苦 或賣
墨以惠貧窮 積功累行 以至成真 神化無方 多遊蒼

梧 南越之間 嘗有詩云

朝遊南越暮蒼梧 袖有青蛇膽氣廳
三入岳陽人不識 高吟飛過洞庭湖

又宋政和間 洛陽上清官題詩二絕曰

吾來兩次謁三清 四大蒼生眼不明
今日卻歸塵外去 五雲深處指神京

又云

五雲深處是吾鄉 四大皆非不可常
今日不知身是客 來朝只在這邊傍

又於戊子歲中秋西京察判宅有道者來謁 閤人阻難之間 已在堂上巍然而坐 曰 願乞斗酒 察判賜之 一飲而竭 仍索素絹三尺 以酒嚶之 搏入瓶中 不辭而去 急令追之 已失所在 探瓶中展絹而視之 上有畫像 與先生狀貌無別 神清骨秀 耳出三毫 後有二絕云

飲酒須當百十杯 養壽河清千萬迴
至道日新通事塞 玄開早放地中雷

又云 千古閻浮自在身 唯然上善可開陳
幾多念念承予教 隔在間浮寄下真

後題曰純陽子 宋宣和間 泰山岱嶽觀石壁間題一聯云 昔年留字識曾來 事滿華夷徧九垓 後因雷雨大作 蛟龍戰國 山勢崩

唯先生墨跡儼然無損 後九十年再遊於此 復題一聯云 無奈蛟龍知我意 故留蹤跡不沉埋 又題一絕云 昔日曾遊此 經今九十年 紅塵多少客 誰是識予人 後書云回公作 隨方顯跡 不能備錄 平生述作數百篇 目之曰 傳劍集 飛騰變化 接引者不知其

金蓮正宗記 卷之一

清微藏書閣

數 後遊歷鄂州 昇黃鶴樓冉冉飛昇 日當卓午五月二十日也 市塵中人瞻仰企慕 但見隱隱入于雲中矣

贊曰 自古得道神仙數甚多矣 然而鍾呂之名獨顯於世 雖樵童牧豎婦人女子皆知之者 何也 蓋慈悲之心 接物利生 無所不至 感人之最深耳 老松之精 無情之物也 猶且區區訓誨 使成無上神仙 況於人為萬物之最靈者乎 三八岳陽 佩丹篆千年之衍

重遊岱觀 誦 黃庭 兩巷之經 探南方赤鳳之精 奪北海黑龜之髓 一粒定超於物外 九還普散於人間 點石餅而作黃金 折柳枝而成白骨 餌之者回顏換質 遇之者起死回骸 百怪形潛 袖有青蛇之劍 九天詔下 身飛黃鶴之樓 故曰名者天下之公器 不可以多得 其信然乎 詩云

三尺青蛇照膽寒 乾坤移向掌中看
一從黃鶴樓頭去 留與人閒換骨丹

海蟾劉真人

先生姓劉 諱操 字宗成 號海蟾公 燕山人也 年一十六歲 以明經擢甲科 累遷至上相 平昔好談性命之說 然終不得其妙

一旦有道者來謁 邀坐堂上 以賓禮待之 問其姓名 默而不答
但自稱正陽子 願乞鸚卵十枚 金錢一文 安金錢於按上 而高
累十卵 危而不墜 海蟾歎曰 危哉 先生曰 相公身命俱危 更
甚於此 海蟾頓悟 先生乃收卵而藏之 擘金錢而棄之 遂辭而去
海蟾於是催設夜宴 佯托沉醉 以杯盤寶器俱擲於地而碎之 夫
人泊兒女輩莫不怒責 比及朝退 猶未解顏 輒解印而辭官 佯狂
歌舞 自述歌曰
余緣太歲生燕地 憶昔三光分秀氣
卯角圓明霜雪心 十六早登科甲第
紆朱懷紫金章貴 各各綺羅輕挂體
而今位極掌絲綸 倏忽從前春一寐
昨宵家宴至三更 兄女夫人並待婢
被予佯醉撥杯盤 擊碎珊瑚珍玉器
兒女嫌 夫人惡 忘卻從前衣食樂
來朝朝退怒猶存 些兄小過無推托
因此事 方省悟 前有輪迴誰救度

金蓮正宗記卷之一

清微藏書閣

退官納印棄榮華 慷慨身心求出路

遂易衣而道處於卑賤 以辱其形

又述一聯云

拋離火宅三千口 屏去門兵百萬家

厥後遠泛秦川 陶真於太華之前

遁跡於終南之下 頤精煉氣 以至成真 忽一旦於代州壽寧觀

以墨水潑成龜鶴齊壽四字 納一丈餘 並自寫真於壁間 繼有西蜀

成都府青羊宮以墨水潑成清安福壽四字 代州鳳凰山來儀觀潑成壽

山福海四字 三處相隔不啻數千里 皆同日而書之 以表其神變無

方耳 後題長篇詩云

醉騎白驢來 倒提銅尾嫌 引箇碧眼奴 擔著獨胡瘦

自忘塵世事 家住葛洪井 不讀黃庭經 豈燒龍虎鼎

獨立都市中 不受俗人請 欲獲霹靂琴 去上崑崙頂

吳牛買十角 溪田耕半頃 種黍釀白粿 便是仙家景

醉臥古松陰 間立白雲嶺 要去即便去 直入秋毫影

隨代所顯靈跡甚多 不能具述 聊記其大槩云

贊曰 甚矣 富貴之難拾也 春屬之難離也 苟有能拾而離之

者 未有不登大羅而遊玉京者也 自古迄今 吾於海蟾先生見之矣
由進士科登燕國相 懷金章而恩霑九族 曳紫綬而名滿四方 一
旦遇正陽子悟金錢之次破 歎累卵之終危 碎七寶而為塵埃 抵萬
金而如糞壤 拋火宅者三千口 屏門兵者百萬家 辭官而狂舞市崖
納印而棲遲山野 煉氣於終南之下 陶真於太華之前 故能蹈水
火以無傷 貫金石而罔礙 間騎紫鳳 手攜霹靂之琴 醉走白驢
腳踏崑崙之頂 潑墨而書成四字 化形而地隔千山 有以 見道不
負人也 信矣 詩云
擊碎珊瑚不相燕 歸來高外白雲邊
拂琴直上崑崙頂 冷笑浮生盡小年

金蓮正宗記卷之一竟

天運辛卯年辰月正一天師清微派弟子洪鼎堅恭錄

金蓮正宗記卷之一

清微藏書閣